

杀人的历史评传

全文原著

刘邦与韩信



当代世界出版社

杀人的历史评传——刘邦与韩信

奎文阁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似序而非

我不是在写历史，因为历史已经在那里。历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写或说而改变，改变的只是后人的观感。无论历史还是现实，的确曾经或者正在面临多种可能性，这或许就是人们讨论这些事情的兴趣所在。

一个有能力的人，未必会是一个成功的人；一个有成就的人，未必会是一个善终的人。世间事善始容易善终难，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但总该有个为什么。

韩信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战神，大汉帝国的建勋柱石，刘邦因何必欲除之而后快？韩信为何逃不脱身死功灭的宿命？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这是无人能违的法则？还是一个失败者痛苦的怨恨？抑或物伤其类者的同情与怜悯？

韩信自从出世就如同一个追逐烈日的飞天，以生命中最宝贵的锲而不舍的动力，在广阔的天空舞出绚丽的光华，伴随韩信追逐之舞进入高潮，终于在他迫近烈日时，被熊熊的太阳之火烤焦、吞噬，幻化成千古的传奇。

那个群雄并起乱象丛生的时代，博弈着变幻莫测的谋略与权术，激荡着铁血金戈的光荣与梦想，塑造着荣辱浮沉的人生与际遇。弱肉强食、成王败寇与道德操守在上演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大剧、险剧、悲喜剧与连续剧。

命运的轨迹有多种可能，看你如何选择与取舍。

目 录

引子

一个需要从头说起的故事。大秦帝国崩塌了，群雄并起的时代开启了，贵贱殊命的铁律撕裂了。

1. 我不想虚度年华，但我真的无事可做

韩信的这把破剑估计只具有象征意义，保不齐都是木头削的，其精神玩具的作用远大于杀伤功能。但是韩信所有的精神和信仰、抱负与理想都凝聚在这把破剑上，这是他的寄托。他就像一匹逡巡独行的狼，保持着本能的警觉，时刻嗅闻着可能的机会。

2. 即便是天才，历练之路也是漫长的

韩信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跟随部队如潮水般到处征战，虽然没有什么战功，但是由于脑袋灵光，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保住了性命，更重要的是逐步接近了项梁，进入亲兵中军的范畴。

3. 找份工作不容易，找个好老板更不容易

在那个混乱的局势中，实力决定一切！虽然项羽赢得了巨鹿战役的胜利，虽然收服了诸侯，但是问题也暴露出来，只有一个人冷冷地看清了这个问题，没有与项羽载歌载舞。这个人就是韩信。

4. 为了光明的前途，你的头必须比墙要硬

“非我韩信心高气傲，无奈人生如白驹过隙，大丈夫当建功立业，不愿虚度光阴。韩信随丞相回营不难，然汉王欲王天下，必请赋韩信专征之责，韩信定当效死马前，荡平诸侯。若仍为末吏，非韩信不愿，实乃非韩信所长，于汉王毫无裨益。”

5. 跟随老板简单，看懂老板可不简单

对老板的了解程度决定了与老板关系的好坏以及互动的效果。一个人要想在老板手下得到最大程度的扬长避短，必须要了解老板的理想、兴趣、习惯和技能结构。当然还必须时刻铭记“距离等于安全”。

6. 军中无大将，处处遭人欺

刘邦一听张良的报告，大惊失色，慌了手脚，把正搂在怀里的咸阳宫女推到一边，光着脚丫子在地上来回踱步，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7. 飞龙腾渊，终于可以放手大干了

拜将台上，两面战鼓被两名彪形大汉擂得隆隆作响，交相呼应。鼓声中汉王刘邦摄衣健步拾级而上，身后跟着的一人金盔金甲，黑色战袍，腰下悬挂三尺宝剑，身材颇长，挺胸昂头，两人一前一后登上拜将台。

8. 胜败寻常事，效果大不同

善谋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过于烦扰。不过败退与进攻一样需要仔细安排，要有章有法。

9. 战略论战与权谋博弈

世上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刘邦一听，扔下筷子，把饭吐在地上，拍着大腿大骂：“他奶奶的，臭儒生，差点坏了我的大事。”刘邦明白天下远比一两场胜仗重要。

10. 我这边干得热火朝天，老板那边却处处挨打

韩信的凌厉攻势，韩信的诡异行踪，韩信的纵横捭阖，如集束炸弹一般横空出世，投向了惶惶不可终日或者不可一世的诸侯。无论是了解韩信还是不了解韩信的诸侯，从此真正的噩梦开始了。

11. 既要低头拉车，也需抬头看路

君不见何谓追亡逐北？君可知何谓落花流水？那么消灭了齐国，韩信接下来该做什么呢？

12. 项羽，你要为你的错误付出天大的代价

在杀死几百名汉军之后，项羽也身披十多处创伤，血染征衣，须发凝固，像一座天神一般。项羽画戟戳地，怒目直视汉军。

13. 没有了战争，那我去干什么呢？

现在，战争没有了，韩信今后要以什么为寄托呢？现在，没有了

战争，刘邦去干什么呢？刘邦忙得睡不着觉，韩信也很烦闷。

14. 能不能与做不做

历史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其“好玩”，“好玩”的含义很大程度上是指意外事件的发生，意外事件的发生往往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人的好恶机谋有时候真是百密一疏或者力有未逮。

15. 成败兴亡瞬间事

韩信轻轻打开锦盒，盒盖开启，韩信大吃一惊，一下跌坐在胡床上，随即掩面大哭。

16. 扯娘腿，这皇帝真不好干

刘邦很苦恼，比秦始皇还苦恼。秦始皇虽然苦恼，但人家很自信。刘邦不仅苦恼，而且无论如何也自信不起来。这就非常麻烦，刘邦感到烦了，其他人就只有惹麻烦上身了。

17. 斩尽杀绝，一了百了

消除隐患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隐患连根拔起，化成灰烬，只有斩尽杀绝，才会一了百了。刘邦咬牙切齿地下定了决心。

18.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

在长安城里，人们几乎遗忘了韩信，但长安城外没有人能够遗忘他，没有人敢忘记他，因为忘记韩信就意味着自杀。不想在绝望中毁灭，就必须在绝望前爆发。

19. 人情本来薄如纸，相逢何必要如此

刘邦示意太子平身，父子执手同车进城。经过城门的一瞬间，刘邦脑海里闪过一个奇怪而可怕的念头。

20. 英布的怒吼，“皇帝算个球”

刘邦顿了顿，又问道：“不过，若韩信在世你看他会做何选择？”薛公心里咯噔一下，脑筋一转，摇摇头说：“未可知也”。

21. 黄雀到底有多黄？

通过遗诏的形式，吕雉把自己的老相好陈平推上了丞相之位。可是刘邦背地里留下了一张神秘的字条。

引 子

韩信是中国历史上的战神，其震慑四方的威名与摧枯拉朽的锋锐，尽可使当世各路雄杰黯然失色，足以使后来历朝各代的名将仰慕追思。

韩信绝非一战成名，浪得虚荣，而是战战扬名，彪炳战史。其诡谋奇计、巧取强攻，几乎使每一场征战都成为绝版的战例，令敌人心惊胆寒，防不胜防，束手无策，直到屈辱臣服；让后来人心潮澎湃，心向往之，最终因无法复制而扼腕。

韩信不仅仅是战神，韩信因能战而成名，也因战而死，但韩信却不是战死的，也不仅仅是因战而死的，无人不为这颗战争巨星的划然陨落而慨怆叹息，但任谁也救不了他。作为一位名将最好的结局是战死沙场，如此才会成为永恒的传奇，如果病老床榻，其英名即便筑成金银也会逐渐销蚀殆尽，被人遗忘。韩信作为绝世名将既没有战死沙场，也没能终老田园。因为有一个人想杀他，特别想杀他，已经想了好几年，不杀他就日不能食，夜不能寐；不杀他就口干舌燥，胃堵肝疼；不杀他就心绪不宁，无暇它顾。这个人就是刘邦。

韩信当然不想死，蝼蚁尚且偷生，况且背了太多的荣华富贵，背了太多的功名利禄，背了太多的期望与瞩目，韩信怎么能甘心就死呢？如果死了，这一切将灰飞烟灭。韩信更不愿意被人不明不白地杀掉，大丈夫当珍惜名节，这么草草死掉，于心何甘，于情可憾。但人人都有弱点，韩信是人，不是神，所以韩信也有弱点。他的弱点正为刘邦所必击，且刀刀见血，直至把韩信送上不归路。这就是那个历史大棋局中韩信的宿命。在战争的棋局中，韩信是光彩夺目的神，弹指间樯櫓灰飞烟灭；但在政治的棋局中，韩信则灰头土脸，如玩偶般任人摆布。棋局无法攻破，棋局也无法重复，所以韩信只有死，眼睁睁地为自己倒计时。

那到底韩信与刘邦结下了什么梁子？其实还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梁子，倒是韩信为刘邦创造了许多的利益，唉！这些事还真不是用江湖中的梁子这种小概念能够解答的，因为利益多了也能杀人！

事情需要从头说起。

1. 我不想虚度年华，但我真的无事可做

1. 我不想虚度年华，但我真的无事可做那到底韩信与刘邦结下了什么梁子？其实还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梁子，倒是韩信为刘邦创造了许多利益，唉！这些事还真不是用江湖中的梁子这种小概念能够解答的，因为利益多了也能杀人！

事情需要从头说起。

和传檄天下的名望与资本。短短数月，在各路造反势力中，项梁成了最强大的一个派系。

那韩信投奔谁呢？此事说来既复杂也简单。

之所以说复杂，是对于不明就里的人来说的。对于消息灵通、具有健全判断力的人来说就不太复杂。那韩信这样一个无所事事、游荡闲逛的青年如何进行判断与选择呢？人生就是一次一次的选择，选择就是升级打通关。那么韩信是否掌握局势的消息？是否具备健全的判断力呢？韩信虽然天天无所事事，到处游荡，但这也为他获取大量信息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因为韩信不是漫无目的的游荡，不是醉生梦死的度日。他是一匹寻找机会的狼，所以他的游荡为他提供了广泛的信息来源，尽管当时没有无线电、互联网，但是造反这类爆炸性的新闻资讯一定会在第一时间传播，虽然未必详细备至，已足以描绘出天下局势的概貌了。至于第二条，韩信具备健全的判断力是无可置疑的。从现实的考虑，韩信选择了一个力量最强大、最有格局、似乎最有前途的派系，韩信决定投奔项梁。那他为什么不投奔秦帝国的正规军呢？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韩信具有意识和理想还是进步的，明白暴秦必亡的天下大势。

“及项梁渡淮，信仗剑从之”。大约在秦二世三年二月的时候，韩信投奔了力量最强大，政治主动性最明显的项梁一派。当时，项梁正率领起义军向西渡过淮河，谋求主动出击的机会，与秦展开了第一次正式交锋。而此时的陈胜在卷起起义的旋风后不久，就在一次战败中被叛徒所杀，其原本凝聚力就差的队伍顷刻之间迅速解体。

韩信投奔项梁只能从最底层做起，在后来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他都干了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也值得庆幸，在一次次恶战及兵乱之中，韩信没有被敌人杀死，没有被自己人误杀，没有发生车祸溺水之类的意外，性命安然保住。也难怪，赫赫有名的陈胜出战不利及彻底失败后，所属部分力量投奔了项梁，有万人之众的江洋大盗英布也投奔了项梁，其他所谓有能无能的人投奔者不可胜计，同样是投奔，效果可大不同的。韩信出道之始可不是战神，即便是神，也没有携带光彩夺目的卖点。离开了家乡，韩信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青年，无论如何也不会被雄心万丈的项梁“发掘”到的。

在职业军人中，能够成为高级将领的，都是身经百战，历经艰险，从鬼门关前打来回儿，自死人堆儿里爬出来的，能够活下来本身就是值得骄傲的本领。只不过当成为高级将领后，人们更多地是关注其谋略勇武，早已忽略了最初级也最根本的一级考试——作为士兵或下级军官要保住性命。韩信通过了初级考试，说明这青年人还真有两下子。

在一次兵败撤退过程中，有一个楚军骑兵的战马中箭而死，那骑兵从马上跌落在地，正巧摔在韩信跟前。韩信紧急止步，向尘土中的骑兵伸出手，将他拉起来，两个人继续跑。跑了很长时间，在确信脱离危险后，两个人坐在一处土岗上，大口喘着粗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两人浑身上下衣服破碎，布满泥土和血污，脸上都是汗水划出的道痕。韩信这才仔细打量这名骑兵，见他面色黝黑，中等身材，身体匀称结实，浑身上下散发着力量。骑兵先开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今天谢谢你。”韩信说：“我是韩信，你呢？”骑兵回答：“我是钟离昧。”韩信将怀里揣着的一块烤馍拿出来，掰

开递给钟离昧一块，问道：“你为什么来当兵？”钟离昧接过韩信的烤馍，边吃边说：“项家军在我家附近起兵，我会武功，好男儿当驰骋四方，建功立业，所以我就加入了义军。”韩信看看钟离昧，又看看远山，说道：“我不会武功，但我和你有一样的理想，暴秦必亡，我等身逢乱世，有必要做些什么。”钟离昧将自己腰里的水葫芦解下来递给韩信，韩信仰头喝了几口水，干裂的嘴唇感觉好多了。在夜色降临之前，两个人找到了失散的队伍。这次见面，韩信和钟离昧都觉得对方身上有什么东西深深地吸引自己，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一天韩信正在磨剑，钟离昧来找韩信，钟离昧对韩信说：“韩信，我要随项羽将军向西出征了，听说你们也要行动。”韩信说：“我们昨天夜里得到命令，项梁将军要带我们去东阿迎击章邯。”钟离昧握着韩信的手，两人同时郑重地说：“兄弟，珍重！”一个月之后，项梁和项羽都打了胜仗，项羽斩杀了李斯的儿子李由，项梁联合诸侯击败了章邯。钟离昧和韩信都活着回来了，这是很重要的事，两个好朋友又能平安见面了。

打了胜仗，自然要犒赏三军，项梁给军士放假一日。晚上，月朗星稀，凉风习习，韩信和钟离昧带着分到的酒肉，跑到营帐背后僻静的地方，席地而坐，看着天上如钩的明月与遥远的星星，诉说着理想与抱负，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几碗烧酒下肚，钟离昧兴致勃发，抹了抹嘴，高亢地唱起了歌：“男儿出门兮，仗剑求功名；男儿驰骋兮，热血洒沙场；男儿如流星，光华破长空；男儿如鸿雁，行阵要留名。”韩信被钟离昧的豪情感染，端起一碗酒敬钟离昧，两人一饮而尽。钟离昧对韩信说：“我这次随项羽将军西征，听说朝廷的丞相李斯死了，被朝廷治罪判了车裂。”韩信听后，沉默了一阵子没有说话，钟离昧问道：“怎么啦？韩信。”韩信说：“我在东边的战场也听说了这一消息。李斯一死，秦朝很快就会土崩瓦解。”钟离昧问道：“有这么严重吗？”韩信说：“嗯，李斯是大秦国的柱石，连他都被杀，说明朝廷内部矛盾很激烈，如此下去，朝廷将不攻自破。”

秦朝的政局的确如韩信所言，内部斗争激烈而残酷。

远在咸阳的秦二世初得帝位就迫不及待地表达了自己的最高理想是“欲悉耳目之所好”，也就是吃喝玩乐，尽情享受，珍惜生命享受生活。赵高这个后世专权大宦官的开山鼻祖，也是沙丘之谋的主角，他可没有这个心情，做了坏事的人总免不了惴惴不安，心怀鬼胎，神经衰弱，人在天天心惊肉跳之余也就比较容易走极端。赵高为了消除自己惴惴不安的诱因，做出了一个决定——杀！杀掉一切可能的威胁。决定是赵高做出的，必须假以皇帝的诏令才可以执行下去，二世那个糊涂蛋哪里有智商配合赵高如此复杂的思谋措施。赵高只好不厌其烦，循循善诱，耐心地将二世胡亥一步一步纳入彀中。赵高先把二世吹捧一番，把他夸得找不着北了，他再对二世说：“圣贤的皇帝都会及时行乐啊，昏庸的皇帝想做都做不到，但是您现在还缺乏一些条件，制约您行乐。”二世一听就晕乎了，胃口也给吊起来了，顺着赵高立起的竿子爬了上去。赵高接着为二世“尽忠竭智”，知无不言：“陛下，您刚刚得了帝位，但是还有很多贵戚大臣不服啊，他们时刻都在找机会推翻您，另外，民间舆论对您也很不利，必须让他们消停下来才行。”二世一听言之有理，觉得还是赵高和自己贴心。于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大幕揭开了，胡亥这个旷世大混球一口气杀死了十二个公子，十个公主，这些人可都是正底正根儿的嬴氏族人，可以想见胡亥身边都剩下了些什么样的“自己人”。其他一些位高权重的大臣以及始皇帝的子侄动辄获罪被诛杀。秦朝的刑法更加严苛了，老百姓在路上相遇都不敢交换眼神，更不敢胡言乱语。这下胡亥可高兴了，终于有闲功夫忙自己的事了，至少那个讨厌的赵高不来唠唠叨叨个没完没了了。

这时候，远在东方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陈胜吴广造反，第一道情报说是大面积谋反，胡亥听说有人造反，立即大怒，让人再探再报，结果再次报来的消息是“盗贼”尔，听到这次复核过的情报，胡亥放轻松了，原来是小事一桩，不会浪费他宝贵的娱乐时间。很明显这第二次的情报被人过滤加工篡改了，那这个人是谁呢？最有可能的

是赵高。因为赵高要想让二世胡亥拥有宝贵的时间，就必须减少对二世的干扰信息；赵高要想让二世安心娱乐，就必须自己忙得团团转。这时候，赵高也的确很忙，忙的目的是掩饰自己的大逆不道，削除与自己二心的政敌，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忙的结果却是把大秦帝国迅速送上了穷途末路。中国的封建历史证明，一个混蛋皇帝不一定能很快把帝国搞垮，但是再加上一两个混蛋重臣毁掉一个帝国就容易得多了。

赵高毁掉秦帝国的标志性举动之一就是搬倒了李斯——这个大秦帝国的最后一根柱石。李斯的被冤杀又标志着秦帝国在政治上彻底输掉了一切底牌。不过以赵高的地位和能量尚不能一击必杀李斯。

沙丘之谋，李斯也是参与其事的主要人物，无论当时他与赵高的目的、手法存在多少差别，但结果是一致的，废掉扶苏，拥立胡亥。但也就在这件事情上，体现了李斯与赵高的一个巨大分野，李斯老了，功高禄厚，子孙繁盛，进取征伐的锐气褪去，贪恋既得利益的暮气增长。而赵高几乎正处于全盛之前的上升阶段，赳赳之心势不可挡。一个上升曲线与一个下降曲线相遇的交叉点，才促成了沙丘之谋。这个交叉点注定了是短暂的，两个曲线还会沿着既定的趋势发展，且渐行渐远。秦帝国的最高官吏是丞相，李斯就是丞相，而且似乎只要不死就没有离职的迹象，李斯的健康状况似乎也没有不良的迹象。丞相可不单单意味着一个人，一个职务，它代表着朝中最大的一派势力。作为郎中令的赵高，其工作职责表上只不过是替皇帝收收发发、整理整理文件资料什么的。但官场上工作职责表往往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却不一定照此执行的，官场上讲究的是影响力，而不是职责力。赵高以自己的博闻强记曾获得始皇帝的器重，他这个郎中令的影响力就大大地区别于以前的郎中令了。但影响力再大也仅仅是影响力，不是主导力，赵高并不满足于有限的影响力，他要的是无限的主导力。既然是主导就不能出现双峰甚或多峰并峙的局面，更不能容忍他山更高的局面。赵高是个行动力极强的人，主意已定就要下手，赵高下手

从不手软，而且不击则已，击则必杀。

赵高的步骤是先把那个弱智二世糊弄住，成为他可操控的木偶傀儡。如此即可取得扯虎皮做大旗的虚张声势，这种声势的效果是巨大的，事实上在中国宫廷政治中屡试不爽。赵高的玄虚把李斯这位政治老手都唬住了。赵高通过实施隔离策略，掐住了朝局的命门，把乐得消闲的二世关在宫禁之内，朝臣要想与皇帝见面或者上书非得通过赵高不可，这时候，赵高就成了稀缺资源。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赵高还是不敢贸然对李斯下手，他先离间二世与李斯的关系，致使二世屡次责难李斯，李斯这时候已经是战战兢兢，生怕一朝得罪失势。但赵高步步紧逼，并且已经为李斯设计了一个完整的圈套。由于关东形势日益恶化，李斯作为朝廷首席大臣深觉政治责任重大，有必要向皇帝言明应对之策，同时也是为了自保，于是决定上书。但是皇帝天天不上朝，连众臣之首的丞相也见不到一面，李斯正在束手无策、搓手顿脚的时候，赵高笑盈盈地来拜见李斯。赵高说：“丞相，现在天下形势很不好，你职责所在是否应该向皇帝献计献策呢？”李斯说：“我正是有此意，但苦于见不到皇帝啊。”赵高眼睛一翻说：“原来是这样，我有个主意，丞相你看是否可行，明天皇帝会有空，到时候我通知你，你来见皇帝，当面向他陈述你的平乱之策。”李斯听赵高这番话，将信将疑，因为这两年，李斯对赵高早已怀疑在心，只是避其锋芒，不愿与赵高正面冲突。事到如今，也只好采用赵高的建议了。焦急地等了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一早，李斯接到了赵高的消息，说皇帝正有空，李斯整一整衣冠，急匆匆地进入皇宫拜见皇帝。此时，皇帝胡亥的确有空，而且空闲得很，因为没有什么政务可以处理，赵高已经替他打点了一切。但是皇帝也正忙着，忙着左搂右抱地与妃子们喝酒猜拳，在酒精和视觉作用的双重影响下，想必年轻皇帝的荷尔蒙能量正达到顶点。就在这个时候李斯来了，正经八百威严庄重地来了，来到皇帝面前，李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严肃且凝重地大声说道：“皇上，现在山东多难，请罢除骊山及阿房宫奴役，抓紧剿抚各路叛逆！”李

斯的到来，无异于一大盆冰水迎头浇在二世胡亥热烘烘的脑袋上，这盆冰水的作用不是让胡亥清醒了，而是让二世突然觉得泄气，突然熄火蔫菜了，心里十分不爽。一瞪眼把个可怜的李斯给打发走了。李斯走后，赵高从屏风后转出来，做谦卑状对二世说：“皇上，在拥立您登基这件事情上，李斯是有功劳的，但是您却没有升他的官爵，他这是在找茬表达不满啊。另外，他的儿子李由是三川郡守，三川郡盗贼猖獗，似乎有父子串通逼宫之嫌，现在李斯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朝廷内一手遮天，权势大得不得了。”二世皇帝闻赵高此言，觉得有道理，于是决定治李斯的罪。

治李斯的罪谈何容易！李斯所属力量盘根错节，况且这几年，李斯小心翼翼，没有表露出明显的不轨行为。但是这件事难不倒智商超群的赵高，赵高唆使皇帝先拘押了李斯，再派人查李由通匪的证据，力求从外围突破。李斯耳目众多，至此完全明白了赵高欲置他于死地的真实意图，决定绝地大反攻，在狱中连续向皇帝伸冤，并揭发赵高的种种罪状。这些状子都没有及时传递给皇帝，首先被赵高截留了。赵高对症下药，支使酷吏严刑拷打、日夜逼供，李斯终于顶不住了，也认为皇帝是不可能明白或相信真相的了，只有向赵高屈服，以求活命自保。李斯的申辩书并不是没有递达皇帝，只是迟了些，不过耽误的这几天已经足够赵高把李斯的精神催垮。皇帝胡亥终于要亲自升堂审讯李斯了，李斯毕竟是先皇重臣，不得不重视。但是临到皇帝亲自问话的时候，李斯的精神已经被摧毁了，已经习惯性地屈服了。这是李斯与通常人一样所犯的错误，这个错误的后果是严重的，皇帝立即判定李斯车裂，夷灭三族。李斯在临死前拉着小儿子的手说：“我们再想如平民般遛狗打猎，还有可能吗？”这就是李斯最后的期望，但是这小小的愿望也会压断赵高紧张的神经，所以赵高必欲杀李斯而后快，他知道死人是永远不会再威胁他的。这个时候，李由早已经被楚兵击杀了。

李斯因为自己的迟暮之贪、一时之惑、妇人之仁导致了身死名裂，

大秦这个风雨飘摇的大厦也因此而失去了最后一根顶梁柱。

李斯这根顶梁柱垮掉后，秦帝国之所以还没有立即坍塌，是因为它还掌握着军队这个强大的国家机器。秦兵素来是虎狼之师，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所向披靡。无论是秦国还是秦朝的军队都是战斗力极强的，其统帅都曾是叱咤风云的军事强人。远的如白起，近的如王翦、王贲、蒙骜，无不是敌人闻风丧胆的战将，当世的章邯等人也都是身经百战位列九卿的名将。而陈胜吴广的起义军不过是奴隶和民夫，兵器不过是木棒和刀叉，既没有受过严格军事训练，也没有统一的号令组织，其战斗力全凭一时保全生命的反抗精神，其军事会战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即便如项梁这样的贵族子弟、军事世家，在初期带出的队伍也不过是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徒有数量的声势，实际没有多少攻击能力。遍地烽烟四起的义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是因为一则秦朝关东地区统治力量薄弱，二则老百姓积蓄已久的反抗力量一触即发，一呼百应。在最初的一年里，各路义军几乎没有与朝廷正规军发生遭遇战，所以，陈胜、项梁有轻敌之意。此时的韩信未必对天下政局尽收眼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咸阳城发生的大事件即便没长翅膀也会传入他的耳朵里，会丰富他这颗不停息思想的脑袋，但韩信此时的地位与能力还不能向义军的领袖进言进谏，他对改变战局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

秦朝的军队不是纸糊的，秦朝也开始重视起这帮“盗贼”来，派遣了多路正规军出击剿杀。这些血与火的战役使韩信有了零距离接触实战的机会，也亲身经历了行军打仗的种种具体细节，亲眼见识了大将主帅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他胸中的奇谋诡计在汹涌澎湃，伺机待发。在这些一连串的战役中，义军与官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天下的军事局势。同时，也为韩信创造了一次新的机会。

就在陈胜有轻秦之意的时候，其手下大将周文率战车千乘、兵卒几十万西征潼关，在潼关之东名叫戏水的地方被秦朝大将位列九卿的章邯率骊山劳役一举击破。请大家记住章邯这个名字，秦朝最后一位

名将，就是他一次次重创义军。这是义军第一次与秦朝官军发生会战。这次战役双方的兵卒大部分都不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战斗力差别不悬殊，关键在于主帅和核心精锐，章邯率领的少数精锐让义军第一次见识了正规秦军的厉害。二世二年底，周文在云南被章邯战败，自杀。接下来义军开始了接连的噩梦，李斯的儿子李由坚守荥阳，陈胜派出的能代行王事的吴叔围荥阳久攻不下，被手下素不服气的田臧所杀，田臧留下少数人马围荥阳，自率主力向西迎击章邯，结果兵败被杀。章邯乘胜进击，不仅解了荥阳之围，而且连续击败了剡城和许昌的两支义军。在年关之前竟然在陈胜督战的情况下，章邯击杀了陈胜大将张贺。至此，陈胜义军已被章邯震慑了心胆，呈溃败之势。

陈胜在正规秦军前吃了败仗，领兵世家的项梁也不例外。在江苏栗阳，项梁别将朱鸡石被章邯击败。章邯也真够忙的，大秦帝国就一个章邯可遣派了，全国到处征战。在之后的几次拉锯战中，章邯军“益盛”，项梁等新自立为王的几只力量已经不敢与章邯单打独斗，只好共同发兵迎击章邯。在东阿一役中项梁终于击败章邯，项羽在雍丘打败了李由，擒获并斩杀之。当此之时，李斯被车裂。项梁打了胜仗后开始骄傲起来，有轻视章邯之意。骄傲是自杀的利器。不久，骄傲的项梁就重蹈了陈胜的覆辙。二世三年夏天，于定陶项梁被章邯打败，楚军兵败，项梁被杀。章邯击破楚军主力后达到了全盛期，一举追亡逐北，致使关东各派势力畏惧自保，不敢出战。

月盈则亏。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义军与官军发生了力量的消长。义军经过血与火的历练逐步强大起来，攻防战守也逐步有章有法，而且力量在向几个强势中心相对集中。没有了李斯的秦朝军队，虽然不是纸老虎，但也失去了虎狼之师的迅猛凌厉，秦国几百年的兴起、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百里奚、吕不韦、范雎、张仪、李斯这些人向来是与军队两线作战，呈表里互援之势，且他们的作用对于军队的支撑更是必不可少。缺乏政治力量的军队是瘸腿的军队，秦军开始走下坡路了。